

采桑子书系

西楼月下当时见，

泪粉偷匀。

歌罢还颦。

恨隔炉烟看未真。

人与故事

高小康

别来楼外垂杨缕，

几换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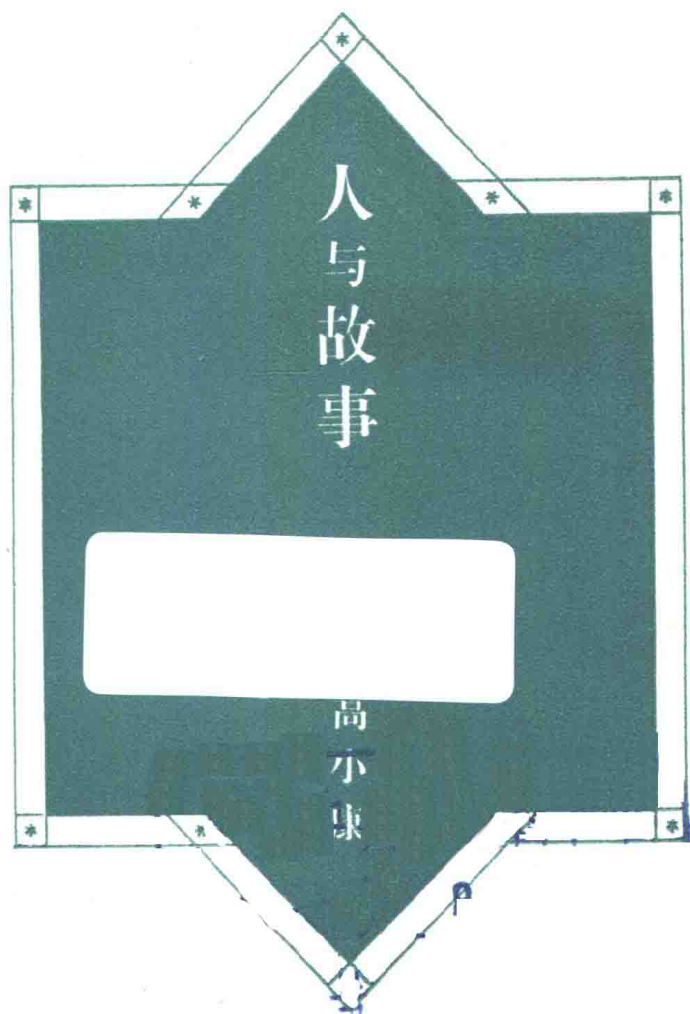
倦客红尘。

长记楼中粉泪人。

—晏几道



东方书林之旅



人与故事

高小康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与故事——文学文化批判/高小康著。

REN YU GUSHI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10

(采桑子书系)

ISBN 7-5060-0398-8

I 人…

I 高…

II ①故事—文学理论—②人类文化—故事

IV 1054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850×1092 毫米 1/32 8.375 印张 196,000 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5060-0398-8/I·4 **定价** 8.80 元

自从有了人，就
有了故事。自从有了
故事，就有了作为主
体的人。人与故事，
故事与人，结成了人
类历史之网中不可分
解的一个“结”。

责任编辑 刘丽华
封面设计 宁成春



东方书林之旅

策 划

方 鸣



主 持

刘 丽 华



监 制

任 宗 英

目 录

导言：讲故事的动物

- 一、“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
——什么是故事？…………… (3)
- 二、山鲁佐德的智慧——人为什么
要讲故事…………… (13)
- 三、《魂斗罗》——当代文化中的故事… (23)

第一编：镜子与窗口

- 一、特洛伊果真被发掘到了吗——故事
的二重性…………… (35)
- 二、从《逍遥游》到《时间机器》
——故事与人的时间错觉…………… (45)
- 三、从盒子到公共汽车——故事中
的符号空间…………… (64)

第二编：梦萦千古

- 一、太初有为——故事作为行动 …… (83)
- 二、何处有金枝——寻宝母题 …… (95)
- 三、飞越疯人院——灾变母题 …… (116)
- 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死亡母题… (126)
- 五、维纳斯与西门庆——性母题 …… (141)

第三编：一半是野兽，一半是王子

- 一、疯子与傻子——故事中的人物 …… (165)
- 二、杨子荣与 007——英雄原型探源… (171)
- 三、从男性梦中走出——女人的嬗变… (188)
- 四、鼻子的魅力——小丑角色探微 …… (204)
- 五、撒旦之歌——邪恶之源 …… (221)

第四编：闲聊的艺术

- 一、达意与闲聊——故事话语的功能… (239)
- 二、故事的脉搏——叙述节奏 …… (248)
- 三、伪币制造者——叙述动作 …… (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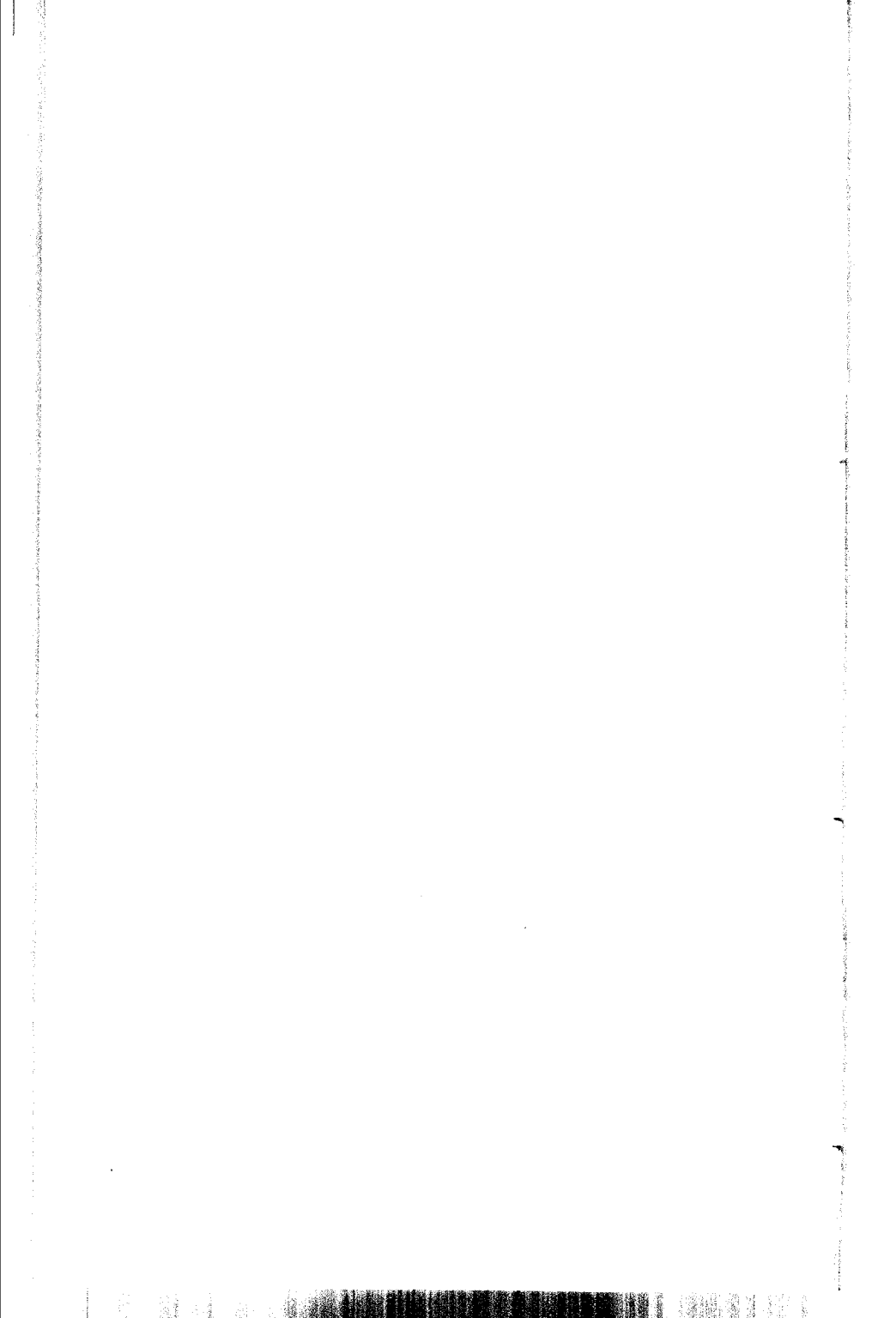
导言：讲故事的动物

篝火旁围坐着一大圈呵欠连天的人们，有老人、年轻人，还有孩子。与他们一起坐着的有一位盲人，他一边拨弄着七弦琴，一边向人们娓娓讲述着那永远讲不完的神祇、黄雄与祖先的故事——这就是人们想象中的荷马时代。

当代人早已进化得忘了篝火为何物，也不再关心任何不实惠的空谈了。尽管如此，每到晚饭后，老人、年轻人和孩子们还是痴痴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着用光点拼凑出的一个又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几十个世纪以来，故事就这样一直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以至于使人们在回首往事时，想到的只有形形色色的故事。

也许故事还会继续伴随着人类走下去？



一、“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什么是故事？

1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讲起什么是故事这个话题时，举出的例子是“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他是在比较“故事”和“情节”这两个概念时这样说的，完全没有对“故事”本身进行界定的意思。尽管如此，这个例子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故事例子。从三千年前的荷马史诗到当代的镭射电影，如果从一层层艺术形式的外壳中剥离出作为晶核的故事母题来看，会发觉同“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的故事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就是我们研究“故事”的泛文化意义所依据的出发点。

那么，到底什么是故事呢？汉语中“故事”这个词的本来意思是“过去的事”，这个用法在鲁迅的一组历史小说的总名《故事新编》中还在使用。无独有偶，英语中的“故事”（story）一词的古义是“历史”或“史话”——当然也是“过去的事”了。这个巧合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这句话从时态来讲是过去时，就是说讲的是已经发生过了的事。实际上，任何一个故事所讲述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我们都很熟悉古老的民间故事或童话所惯用的开场白：“很久很久以前……”明确地强调了故事的过去时态。孩子们大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套

子：“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这个无限循环的空故事套子是对故事时态的滑稽模拟。当然，在后代的叙事艺术中，以这种方式讲故事的是越来越少了。但故事的时态特征并没有变。哪怕是最及时的报告文学，所讲述的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是过去时态。英国作家奥威尔于一九四八年写了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讲述的是三十六年后的事，而且许多后来的学者认为这部小说关于一九八四年社会的描写具有很强的预见性。这是否表明《一九八四》是一部未来时态的作品呢？不然。《一九八四》中的故事叙述人不是以先知的口吻讲述预言，而是一位虚拟的未来的见证人讲述他所见到的已经发生的事。这位“未来的叙述人”当然不过是作者在故事中的代言人，他所讲述的“一九八四年”发生的事件不过是作者于一九四八年所看到的政治灾难的推演和幻化。当然，这部小说中所讲述的情景同后来发生的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明了奥威尔的政治预见天才。但小说的政治预见性并没有改变故事的过去时态特征，只是说明未来是多么微妙地孕育在过去之中。至于好莱坞拍摄的许多关于“未来”的故事影片如《2001：遨游太空》、《未来世界》、《超人》等等，更不过是用“未来”的假想讲述的现代人的灾难，甚至是中世纪故事的翻版。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切故事都是过去时。

故事的过去时态特征显示出故事同历史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当我们沿着故事的发展线索回溯时就会发现，在故事发生的源头，故事同历史是一体的。在有史官之前，历史一般是以史诗或英雄传奇的形式口头流传的。史诗既是早期的历史，也是不折不扣的故事。史诗的源头是原始神话。任何一个民族的史诗在讲述本民族的起源时，都会回溯到某些神祇那里。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人们想抬高自己的身价，象后代修家谱一样，更重要的是因为

史诗的内容本来就是从更古老的神话发展出来的。荷马史诗同奥林匹斯神话的关系,《圣经》同希伯来人的创世神话的关系都是如此。神话是后来的史诗、英雄传奇、民间故事、童话等各种故事的真正源头。理性主义的史学家们常常相信历史是从史料中产生出来的,如同钢铁是从矿石中冶炼出来的一样。但我们考察一下史学史就会发现,越是向过去回溯,史料的作用就越小。直到上个世纪末好事者施里曼跑到小亚细亚进行发掘之前,关于阿开亚人同特洛伊人打仗的历史记载始终停留在荷马讲述的那个著名故事《伊里昂纪》中。关于中国上古史,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也没有多少来自史料,而是诸如尧舜禅让、大禹治水之类的故事。不管是哪一种文化,它的历史都是起源于故事,由一代代祭司、长老、行吟诗人们口传下来的故事。

从过去时这一角度认识历史与故事的同一性,对于理解故事的文化特质是十分重要的。简单地说,过去时态意味着记忆。通过记忆而展开的世界使人的生存活动在符号层次上向过去延伸了。假如一个民族没有流传自己的故事,这个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历史;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关于自己过去的故事,这个人也就没有了自己的历史。没有历史的人是生活在一个个瞬间的不定性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了故事,也就没有了人。

2

故事讲的是过去的事,但过去的事并不都能成为故事。“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拿破仑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则是史料而不是故事。二者的区别何在?很明显,后者所讲的是话语之外的世界中发生过的一件事,而前者所讲的是仅仅存在于讲述的话语之中的事,后者的价值完全系于真实性,即是否吻合于话语之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事,而前者完全不必受

客观真实的验证。简单地说，故事同非故事的陈述相比，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受外界验证的虚构性。英语中的“故事”（story）一词的另一个意义就是“谎言”。汉语中有时也这样用，虽然不很普遍，但与“故事”概念紧密联系着的“小说”一词的本义确是“无稽之谈”——“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①

故事讲的是过去的事，然而却又是虚构的谎言，这似乎是个悖谬。对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解释：“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绘可能发生的事。”^②这就是说，故事是谎言，又不全然是谎言。它通过虚构而显示出某种可能。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即叙事文学）由于不受客观事实的限制而具有了比历史更普遍的意义，“更富于哲学意味”。

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代表了一种经典的故事观念，即相信故事的字面意义尽管是虚构的，但在字面意义的后面还埋藏着某种一般的、普通的意义，这层意义就是讲述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故事主题。有了这层意义，故事的虚构便不再是纯粹的谎言，而具有了某种真实性和“哲学意味”。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见解用来说明故事是不错的，但他用来划分“诗”与“史”就有了问题。他没有注意到，即使到了他那个时代，历史也并不仅仅是“叙述已发生的事”。例如与他年代接近的著名历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尽管以“实录”著称，但作者自己也承认，其中记载的有些演说辞是他使演说者说出的他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也就是说，是虚构出来的。

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

② 亚里士多德《诗学》。

修昔底德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外。《史记》中许多精彩生动的描写显而易见是虚构的，这一点古人就已看出了。直到当代的历史著作中，仍然包涵着虚构的因素。我们不妨随便举一个例子：

托洛茨基不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前具有决定意义的那几年里，当时首先要加强个人的忠诚和组织联合，而他却是俄国左派中的一只孤独的狼，甚至在已经证实他在发动革命和创建红军方面都有组织才能之后，他仍然是孤独的——他太爱幻想了，不适于掌握一个即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事务。

这是美国历史家斯图尔特·休斯那本著名的《欧洲现代史》中的一段话。显然，这里所讲的东西不是什么已发生的事，而是作者对事件背后因果联系的一种解释，是作者凭借自己的观点、经验与想象力而进行的虚构。如果没有这种虚构，历史就只剩下一堆残缺不全、毫无意义的资料。虚构使历史资料相互联系、充实起来，并产生了可解释的内在意义。这样看来，亚里士多德对诗与史的区分就不对头了：历史和诗一样包涵着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的虚构，一样具有哲理意味。诗是故事，历史也是故事。

把历史说成是虚构的故事，这是许多维护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人所无法接受的。关于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信念通常是建立在一个模糊的“历史”概念基础上的，即把作为“已发生的事”的历史同作为对“已发生的事”的陈述的历史混为一谈了。“正发生的事”当然是客观存在过的，但对后来的人来说，客观性仅仅存在于遗留下来的支离破碎的史料中。人们所知道的历史无论多么“客观”，其实都是来自陈述而不是史料。而当关于过去事件的陈述要把史料贯串、组织起来并加以解释时，虚构便出现了，事件变成了故事。无论修昔底德、司马迁还是现代历史家，都是在不同意义上讲述着自己构织的故事，而不是纯“客观”、“真实”地罗列史料。

也许我们可以从上面的论述中列出这样一条关于“故事”的定义：故事是关于过去的事的虚构。这个定义完备吗？我们试着按照福斯特的模式另编一个“故事”：“一只苍蝇死了，一只蚂蚁也死了”。这两句陈述完全是从福斯特的“国王死了”中翻出来的，也完全吻合上面所讲的两个特征：过去时态与虚构性。但这算不算个故事呢？我们凭直觉就可感到它不象个故事，似乎还差了些什么。究竟差点什么呢？简单地说，差的就是——人。

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托多罗夫在研究故事的形态特征时，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分析方法——句法分析。按照他的看法，故事无非是一种陈述的话语。无论一个故事中包括多少个陈述句，都可以概括、化简为有限几个陈述句构成的序列，故事的内容中反复出现或功能相同的要素便可归为陈述句中的各个语法成分。句中的主语即“施事者”，谓语便是施事者的行动或状态，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有作为宾语的受惠者或敌对者，作为状语的帮助者等等。用这种句法分析方法将故事概括、化简到最后，一个故事可以变成一个陈述句。比方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可以最终化简成这样一句话：安娜追求与渥伦斯基的爱情而导致毁灭。化简到了这个地步，故事也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正是这高度化简后的句法分析使我们所关心的故事的一个基本特征凸现了出来——“施事者”（主语）与他的行为或状态（谓语）是故事句法中最基本的两大成分。这表明故事所讲述的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事。缺少了这一层人本意蕴，故事就不再是故事。无论是一只苍蝇死了还是一座火山爆发了，如果与人无任何关系，就只是一个自然事件而不是一个故事。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论悲剧的故事情节时设想了几种

可能的情况：主人公知道对方是谁而杀死了他；或不知道是谁，杀死后才发现自己有亲属关系；再不然就是企图杀而又没有杀，这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最糟糕的一种方式。看来亚里士多德最感兴趣的故事内容就是杀人与被杀的情节。这并非嗜血的虐待狂心理使然，而是古希腊人的命运观的反映。古希腊人认为，最坏的事是立即死去，其次坏的事是总有一天会死去。古希腊悲剧故事所表现的主题多是对死亡命运的抗拒与失败。在杀人与被杀的背后，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之力在起着作用。这些故事的人本意蕴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怀。

一切故事都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怀。当人们在讲述过去的事时，是在将过去的世界通过话语同现在联系起来；当人们在讲述他人的事时，则是通过话语把他人同自己联系了起来。从表面上看，讲故事与听故事的行为表现出对过去和他人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一个人怎样才能评价自身处境的好坏呢？只能是同他人比较；一个人怎样去预测和筹划自己的未来呢？只能根据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来推想。总之，一个人自身的、现实的状态是通过与他人、与过去的联系而呈现出来的。人就是通过这种联系而产生了“命运”的观念和对“命运”的关怀。如果没有过去和他人的参照，个人的一切都会变成无法评价、无法预测、无法应对的偶然。故事提供了这种参照，从而使人们藉此来领会自身的存在状态与可能，这就是故事中人本意蕴的真正涵义。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了历史与故事的联系，但严格说来，历史并不都是故事。比如说，史料当然不是故事，靠简单罗列史料而写出的历史也谈不上是什么故事；大事编年式的历史同样算不上是故事。怎么样的历史才是故事呢？简单地说，具有人本意蕴的“活的”历史才是故事，史料和大事编年本身都是“死的”东西，不能构成故事。法国历史学家丹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中